



游宦紀聞序

僕自少角隨侍宦游便登青天萬里之蜀及杜老江湖無事  
歲聞見雖稿廣性天不靈隨即廢忘紹定改元適有令原  
之戚閉門謝客因追思捉筆記錄不覺盈軸以游宦紀聞  
題之所以記事實而備遺忘也嗣有所得又當傳益之云  
鄱陽張世南光叔

游宦紀聞卷第一



鄱陽張

世南

書云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有六旬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曆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者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三時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旬有六者日言其九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明歲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另三時所奇三時即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

不滿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尽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尽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者有奇已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即為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朞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鄱陽為郡文物之盛甲於江東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干都頡作七談一編作叙土風人云張仁有篇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今不復存矣嘉定乙亥史守始延郡之前輩訪問彙聚而為圖經然登載亦未詳及如秋薦五十有五人殊無確然之說世南嘗聞之先生長者云舊額三十五人自范文正公守此邦通榜渾化驟增負數此說盛行牢不可破

是亦口耳之傳有故舊家藏元祐五年解榜止三十三人在文正之後又德興縣開山記載宣政間撥弋陽縣建節鄉入本縣分割苗稅而信州減二名解額歸饒以此可見人言之忘嘗試考之蓋自大觀興三舍試番士寔盛以在郡學人數定貢士額歲貢一十八人半後罷貢法行鄉舉合三年大比積計五十五人半遂為定制此說載之國史及法律學令南渡後西北流寓士人每郡科場各舉二人紹興丙子罷流寓入本貫額諸郡各增其二惟饒以額寬故仍舊云

今日者所用百中經乃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日積算起欲知其法但看么年下得若干數以六十除之不及六十數然後於寅上數一數逆行間一位是第二十下倣此則知本年正

旦是何日辰假今辛巳年得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三數以  
六數除之先除三十六十八萬數又除四六二十四除二千四  
百又除六九五十四剩三十三數自壬寅數到壬申計三十  
位又自壬申數下第三位則正旦為甲戌他放此欲知每歲  
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即是前九年前  
一月旦日毫髮無差乃知數學有捷法此亦一端也

圖經本草人家最不可缺醫者處方則便可知藥性飲食果菜  
則便可知避忌然其間有常用之藥而載以異名卒難尋究  
鄙郡官書有本草異名一篇尽取諸藥他名登載似覺繁冗  
今摘常用者書於此以俾博知荆芥曰假蘇香附子曰莎草  
根金鈴子曰練實訶子曰訶梨勒花謝欲結子為風吹動墮

者曰隨風子嘉禾散所用者是也今医家只以緊實小訶子  
什之山藥曰薯蕷一名玉延簡齋常作玉延賦蒼耳曰藟耳  
實馬蘭花曰蠱實仙灵脾曰淫羊藿牛蒡子曰惡實茴香曰  
藜香子破故紙曰補骨脂乳香曰熏陸香栢子仁曰栢實凌  
霄花曰紫葳餘甘子曰菴摩勒菱角曰芡實蘿蔔曰蘆菔已  
上藥名間有所未尽知

余童字端蒙鄙之樂平人由學省登紹興戊辰第幼學以能文  
同里項氏極愛重之欲內為婚其意未決余一日來訪項氏  
曰偶得寫景句云杜宇一声春晝永午夢驚殘子能對否余  
應声曰黃鸝百轉曉風清宿醒消尽項大喜即以女妻之官  
至靳守其族子永之為世南言永之亦能詩者

劉過字改之能詩詞流落江湖酒酣耳熱出語豪縱自謂晉宋  
間人物其詩篇警策者已載江湖集尤好作証園春上稼軒  
詞以見岳侍郎所撰程史最為辛公所喜今又得數篇其一  
黃書子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  
賦於壁間改之從后題一闕其詞曰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  
仙圖畫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折小小籃輦傍柳題  
詩穿花覓句嗅蕊扳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  
呼清泉恠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  
壁西山句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太無此文君載後  
車揮毫處翰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後黃知為劉所作厚有饋  
貺

壽皇銳意親征大閱禁旅軍容肅甚郭杲為殿巖從駕還內都  
人盼見一時之盛改之以詞與郭云玉帶猩袍遙望翠華馬  
去如龍似擁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貔貅不斷萬騎雲從柳營  
開團花袍窅人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筭韜鉗有種五世元  
戎旌旗蔽滿寒空魚津整從容虎帳中想刀明似雪縱橫晚  
稍箭飛如雨霹靂鳴弓威撼邊城氣吞胡虜慘淡塵沙吹北  
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雄郭鎮劉亦踰數十萬錢又  
送孫季和云問信竹湖孫號竹如之何如何不歸道吳山越  
水無非佳處來無定止去亦為何莫是秋來未能忘耳心與  
孤雲相伴飛閑情處向南山寄傲北碣題詩人生了事成痴  
筭世上終無真是非看雲臺突兀無君子者雪堂零落有美

人兮疎雨梧桐微雲河漢鐘鼎山林無限悲陽山縣問昌黎  
負汝、負昌黎又嘗於友人張正子處見改之親筆詞一卷  
云去年秋余求牒四明嘗賦賀新郎與一老娼至今天下與  
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來以為鄧南秀詞非也老去相如倦向  
文君說似而今如何消遣衣袂京塵曾染颯空有香紅尚軟  
料彼此魂消腸斷新涼眠客舍聽梧桐秋疎雨風戰灯暈冷  
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粧殘翠娥狼藉淚痕留臉人道  
愁來須殢酒無柰愁多酒淺但托意焦桐紈扇莫鼓琵琶江  
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悽怨雲万疊寸心遠  
改之號龍洲

余儔字季倫號痴齋吾鄉詩人也章泉先生雅愛之作書使袖  
訪韓仲止及門候謁甚久將命者出叩所由來久由未出余

題二詩壁間云謁入久不出兀坐如枯荻蒼頭前致詞問我

何日來士節久凋喪人情易嫌猜本無性命憂不去安待哉

其二云名聞由昔者禮進合欣然古有不屑教意令加后鞭

尚書八座貴吏部一灯傳驚什文章伯曾容賈浪仙已乃拂

神仲止見詩遣人追之余竟不返余有詩集號蛙吹藏於家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常觀埽田錄載歐公

家有一玉嬰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以為梅聖俞以為碧

玉在穎州時常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真宗朝

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寶物皆藏宜聖庫有

翡翠琖一隻所以識也其石偶以金鑲於嬰腹信手磨之金  
屑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

最難細搗必先鏽屑然後入諸藥中已而衆藥篩尺屑屑猶存偶見一醫生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方寸中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熏蒸浹洽乘熱投口中搗應手如粉曰知人氣能粉犀也

夷堅志載虞雍公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憇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瀉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讀之其詞曰暑毒經脾濕氣連脚不洩則痢不痢則瘡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法治之醫家大錯如方服之遂愈世南在蜀中遍訪林下人永獨煉法鮮有能者忽一日得青城山道友傳授云丹經謂捉得龍伏得雄其法用雄黃不拘多少研碎

甘鍋火內煨令通紅取出攙雄黃末焰硝末急用桃枝攪轉即成水矣急傾出瓦堞微側堞子則清者一邊候凝取出去粗者研極細以宿蒸餅為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九至七九如前法服雄黃末一兩大約用焰硝一錢此乃丹竈家秘法得之甚艱古人云施藥不如施方捉得龍伏得雄言雄黃見火則飛走為煙焰最難伏也

書大字用松煙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乙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用黃明水膠半兩許用水一小盃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規殼研至五色見滓作再添膠水候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溶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未詳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  
跡其間有觀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庭堅  
奉謝子允學士同舍正月日著作即兼國史院檢討張耒狀  
補之謹謁謝子允同舍尊兄正月日晁補之昭德狀汝礪  
參候校書全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唯彭公為中  
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  
只稱名既手書之必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  
味將之以誠今人觀之且泚頰矣野處先生常跋此碑謂子  
允不知為誰嘗考之常立字子允當時亦在館中當是謁常  
無疑而野處偶未詳也世南家又藏彭公北山編紙皆治平  
四年士夫往還書狀有醫博士程昉右昉謹祇候參節推狀

元伏听裁旨牒件如前謹牒治平四年九月日醫博士程昉  
牒如此類者數紙如冬至年節月旦凡在外官皆以狀至其  
長吏有賀冬狀一幅云泗州軍事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  
書郎權保信軍節度推官彭汝礪右公啓伏以馳運推移日  
南長至恭唯發運學士膺時納祐與國同休公限以我局所  
拘不遑恭譔增墀祇候陳賀下情無任惶惧之至謹具狀申  
聞謹錄狀上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月日具位公牒與今大異  
今医家修製藥品徃一遵古法如本草泡炙及許學士方前  
所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  
去心古法湯炮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烙隨手  
漸剝極易為力又不為湯漬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

九子藥則以乳鉢研畧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  
之脚若酒糊丸則用酒研若以面則入水研其省力而易細  
且不飛走虧折分兩

游宦紀聞卷第一

游宦紀聞卷第二

鄱陽張世南

唐鄱間多大柿初生味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槓植置其  
中則紅爛如泥而可食槓棹亦可什槓植用此歐公埽田錄  
所載但江南人不識槓棹世南侍親官蜀至梁益間方識之  
大者如梨味甘而香用刀切則味損而黑凡食時先以巾拭  
去毛以巾包於柱上擊碎其味甚佳蜀人以槓棹切去頂刺  
去心納沉檀末并麝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蒸爛取出候冷  
研如泥入腦子少許和勻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涎

金橘產於江西諸郡有所謂金柑差大而味甜年來商販小株  
纒高二三尺許舟可載千百株其實累累如垂彈珠可愛價

亦廉實多根茂者才值二三環往時因温成皇后好食價重  
京師然惠不能久留惟藏菘豆中則經時不變蓋橘性熱豆  
性寒也

嘉定甲戌世南侍親自成都歸夔門官所舟過眉州見釣於水  
濱者即而觀之籃中皆大蝦蟆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  
為兩開旋即相負如初叩釣者云市間以為珍味乃知成都  
人最貴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蟾親朋間更相饋遺者此  
也辛巳侍親守酉陽一日遊郡圃池岍亦有相負者數十對  
沅陵胡宰留括蒼人聞之亟令人捉去謂其鄉里以為珍品  
名曰風蛤予世居德興毛有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每歲  
夏間山旁人夜持火炬入課深溪或山洞間捕大蝦蟆名曰

石撞鄉人貴重之世南亦嘗染鼎其味乃巨田鷄耳叩捕者  
云奇而非耦又與所見者異矣坡公眉人恨不脫得錦袂子  
即此物也世南嘗觀文選左太冲吳都賦乘鱉龜鼃同風共  
羅劉淵林注云鱉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腹下悉  
足長五六寸雌常負雄行渙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鱉  
犀出永昌山谷間及益州今產南海者為上黔蜀次之此本草  
所載云然世南頃游成都藥市間多見之詢所出云來自黎  
雅諸蕃及鹵和宕昌亦諸蕃寶貨所集處五羊桂莞桐城亦  
有之往、來自番舶又有所謂河北山犀紋粗而不光要之  
數處皆非所出乃所聚耳犀形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  
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頂一角或有兩角或云三角郭

璞爾雅著犀牛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三者即  
食角也小而不墮地果亦有一角者嶺表錄異云犀有二角  
一在額上為兕犀一在鼻上為胡情犀牯犀亦有二角皆為  
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之說向在蜀見畫犀角在鼻上未審  
孰是此數種俱有粟紋以粗細為貴賤者有通天蒼紋犀有  
此紋必自惡其影常飲濁水不欲照見也文理絕好者有百  
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腦上角十  
歲者長銳白星徹端能出炁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鷄故  
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鷄見即駭  
其真者刻為魚噉入水一開三尺俗所謂離水犀者是也犀  
胎時見物象類戾天則於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挿有正挿有

腰鼓挿倒挿者一半以下通正挿者一半以上通腰鼓挿者  
中斷不通其類極多皆以為奇異故波斯呼象牙為白暗犀  
角為黑暗言難識別也犀中最大者為墮羅犀一株有重七  
八斤者云是牯犀額角其花多作撒豆斑色深者堪作帶勝  
斑散而色淺深者但可作器四耳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  
的否又曰犀之佳者是牯犀紋理細賦斑白分明俗謂斑犀  
服用為上然入藥則不如雄犀也凡犀入藥者有黑白二種  
以黑者為勝其角尖者又勝方書多言生犀相承謂未經水  
火湛熾者是或謂不然蓋犀有捕殺得而取者為生犀有得  
而斃角為退犀亦猶用鹿角法耳唐相段文昌門下匠人吳  
士暉因戕於南海見舶主言海中取犀牛之法先於山路多

植木如猪羊棧其犀以前脚直常依木而息植木久必蠹犀  
忽倚焉即木折犀倒而因斃之取其角又云犀每自蛻角必  
培土埋之海人即其處潛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則犀徒出別  
山迹跡不可尋已未知今之取犀角果如此否異物老云山  
東海水中犀牛樂聞絲竹彼因動樂犀則出祥符間老璫李  
德永撰點頭文一編其間有論犀帶至貴者無出於黑犀論  
生犀徹骨者名黑骨犀不經湯火只如餅餡斲四邊取方為  
鉸具其文頭或如桑椹或似狗鼻以墨蠟刷之自然光潤性  
全脂脉在內無無皴裂四邊雲頭兩脚直者是也不拘點螺  
特粘點謂無紋螺謂紋旋特謂紋細特謂紋大而勻或謂每  
一粒紋尖大上更有一尖眼者佳也又有赭黃犀須是裏外

透明瑩淨如真金色者至寶也又一說犀有二種曰山犀曰  
水犀少見五溪記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尽夷獠  
以弓矢採取故曰點犀大率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  
章深之病心經熱口燥唇乾百藥不效有教以犀角磨服者  
如其言飲兩碗許疾頓除成都雙流縣有一匠者能以牛角  
犀造通犀但刻劃太過真易為人所識別然粟澤粟紋自有  
不可揜者井邑間市語謂犀下品為鬼犀乃死犀角其紋色  
絕不堪也

淳熙丁酉議者以混補太學人數猥冗遂立待補太學生之法  
以終場人數定其額百人取三繼又倍之預選者是亦薄收  
場屋之效時多嘲譁之語獨司業許公衡名之曰貢餘猶效

雋永

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十隻以皂角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鹽白而廉僕輩貪利以菴盛貯郎籍曰途中走洩持若之何授汝一法可用皂角一挺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衣帛為漆所澆即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尽即以水膠漆開少著水令濃以洗麻油頃刻可尽蓋膠性與油相著即如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為油污石膏大煨研細糝汚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試效驗漆之美惡有隱括為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懸線以鈞鈞撼動虎斑色打著有浮漚驗貞桐油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

油蘸若貞者則如鼓面鞞圈子上繞有偽則不著圈上矣  
雄黃雌黃出州雄黃好者如鷄冠色透明可愛雌黃佳者成葉子如金色入乳鉢內研頃刻成粉色極鮮麗與韶粉相忌繪事不可用二物稍相親則色淪昏而黑向在蜀曾令畫工用之卷藏數月已而展玩其色果然工亦不曉

斬春鉄錢監五月至七月號為鉄凍例閣爐鞴本錢四可鑄十鉄炭稍貴六可鑄十工雇費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白沙模作次曰磨錢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監作之日後三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緡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元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平三

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  
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秘書丞故唐夫有啓事云蟾  
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  
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  
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女安公遵始入  
鹵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造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  
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虛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  
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二事實為本朝儒林榮觀之  
盛

韻畧中無打字已詳見埽田錄中但於廣韻梗字韻中音德冷  
又都挺切今俗談謂打魚打水打舡打量打繳之類於義無

取沙隨先生云徃年在太學爐亭中以此語同舍有三山黃  
師尹曰丁當也以手當之也其義該而有理無不字但於有  
字韻中音俯九又尤字韻中音中鳩褪字亦常用者徧檢字  
書皆無之 字韻中亦不載

東坡謁呂徵仲值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益豢綠毛  
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眼龜者敬新磨歛口  
號曰不要鬧三所得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  
覺世南嘗疑坡以寓言相諷呂未暇尋閱賁寃偶因見嶺海  
雜記有載六目龜出欽州只两眼餘四眼乃斑文金黃花圓  
長中黑與真目排比並正不偏子細辯認方知為非真目也  
蜀之岷山有焦夫子國初時人亡其名以博學教導後進故世

以夫子稱貌陋且恠長目廣鼻虬髯垂癭性率不自飾雖冠帶往來爬搔捫虱然為歌詩有驚人句今蜀人止能誦其一聯云兩輪日月磨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熙寧中文與可至天彭館於徐公閣杯酒談笑中肆筆成夫子像於亭之壁曲尺寒酸態度元豐壬戌郡守聶子固惧其歲久隱晦湯戒遂徒其壁于郡圃凝翠亭今不復存矣有石刻在世南嘗得其本今人但見與可枯木竹石未嘗見其為人物東坡謂與可詩文不能尽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誠哉是言也

蜀昔有術士精於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試其術答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成強其筆于楮以為他日證驗於是索筆特書云日今斂板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衆

莫不譁然哂之且謂云是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為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矣請細思之衆方悟斂板鞠躬之說莫不為一咲

今之作倅者皆借緋堂徐知縣亦借緋太守則借紫謂已經賜緋則借軍監則仍緋邊郡節鎮不俟賜緋可借紫謂之隔借先作州曾借紫後得軍則仍服緋者此皆甲令定制比年張嵩先知嘉興府后知建昌軍遂申朝廷云前任已蒙恩借紫今任欲乞仍舊有旨從之遂為定例



游宦紀聞卷之二

游宦紀聞卷之三

鄱陽張

世南

泊宅編云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  
沙隨云以世事觀之殆未然也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  
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段氏曰鶻生三子一為鶻禽經曰  
鶴生三子一為雀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鶻楚鳩生鶻南海記  
曰鱷生子百數為鱷者才十二餘或為鼉為鼉然則堯之有  
丹朱瞽叟之有舜鯀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管蔡奚足恠哉  
又嘗謂桂生桐生桐者理之常也生異類者理之變也先儒  
謂揚雄宜有后張湯宜無后然則人之私智安得必之於天  
孟子曰莫之為而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斯言

盡之矣

昔人有誠后生不可稱前輩表字此忠厚之志也然一時出於中心至誠未嘗深考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為美稱殷人以諱事神而后有字儀礼子祭父云敢昭告于考伯某父稱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曰云云表盜之姪問盜曰絲能日飭幾何近世子由與東坡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中稱中立先生非若今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字也又今往有台諱尊諱之語尤為非是生曰名死曰諱載之礼經可覆礼部韻載先帝廟諱曰諱今皇帝御名則曰名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

世南少小時嘗見親朋間有請紫姑仙以筭挿筭箕布灰卓上畫之有能作詩詞者初問必先書姓名皆近世文人如于湖石湖止魚者亦有能作時賦時論記跋之類者往敏而工言禍福却多不驗近時都下有士人許其姓者能迎致大仙所言多奇中嘉定壬午之春三山黃朴同一二朋友訪許叩以功名大畧即書沙門光遠降先作自贊云伸脚自由屈脚自在不知十二部尊經不識三千条大戒醉后高歌無障無礙當時若見閻王任他枷鎖杻械又一云無疑自有東西目前行檢眼下阿鼻不認真實法性不念如來菩提提取金毛獅子任他烏兔如飛后再書云黃子文魁多士醞藉胸中十萬兵從橫筆下三千字無垢為朋汪公相侶若得火土相逢一躍禹門浪裡后八年歲己丑黃公果大魁天下黃生

於壬子魁於己丑實逢火土相逢之句狀元局中諸公唱和詩有醞藉從橫一聯不差一字鬼物已先知之矣光遠乃昔時雲遊入蜀至青城山丈人觀不為道士所禮偽為繡衣出巡尺黥觀中向未不禮之人南僧不許入蜀者以此距今百餘載尚為黥鬼可為異事

龍溪汪公藻字彥章德興人幼負大名作詩曰一春略無十日晴處：溪雲將雨行野田春水碧於鏡人影渡旁鷗不驚桃花嫣然出籬咲侶開未開最有情茅茨煙暝客衣濕破夢午鷄啼一声此篇一出便為詩社諸公所稱晚年牢落莫究所李朱叔止題其墓云名高從昔毀相隨未免群兒着力擠一日狼心萌偃月十年豹霧隱愚溪不逢華旦開昌運終抱沉

埋返故栖已矣九原寧可作蕭：古木亂蟬嘶亦為諸公所稱叔止名軼舍人新仲之姪也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岩有篆書十形体奇恠環布巖石不着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歐陽公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迹如指畫成文欲以香奩金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乳術亦莫得其摠政和三年夏邑宰陳忬好奇士也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憚墨蠟之費燎斷而瘞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崖今存焉字皆奇恠亦不可識三即羅漢之仙岩也安仁者掘而得之僅完三字又於上生院僧景純得所藏善本四字餘不復有遂再鋟諸木列巖之

堂今聞亦有不存者余嘗見碑本字勢夭矯洒落竒妙枝葉不屬脉絡皆通貞是竒恠不知蔡忠惠觀道家何等書而識之此字恐子雲亦未必識

程衡字子平沙隨之父也知音律宣和間市井競唱韻令程曰五声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后二帝播遷建炎初唱柳葉曲程有曰當有姓錫人作亂后數年偽齊切據中原此說載之沙隨家集

蘇翁者初不知其何許人紹興兵火末末豫章東湖南岍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息礼無良賤老穉皆不失其懽心故人愛而敬之稱曰蘇翁猶祖翁云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咲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食啖亦然巨鍾長柄略與

身等披荆棘轉瓦礫闢廢為圃或區或畧或籬且塋應四時蔬菜不使一闕藝植芸芟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時刻不差雖隆暑極寒土石焦灼草木凍死圃中根芟芽甲滋鬱暢茂以故蔬不絕圃味眎他圃蔬為最勝市粥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晝雨治圃宵尔治屨堅鞞革寫可穿屨不可敗織未脫手人爭售之以餉遠名曰蘇公屨薪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假貸隨力所及應之負償一不絳意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人莫測識先是高宗南渡急賢如飢渴張浚為相馳書亟金帛且移書属豫章漕及帥曰金余鄉人金雲卿管樂流亞迹湖海有年近聞滄園東湖其高士風偉節非折簡可能屈幸親造其廬為我必

致之漕帥密諭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園蘇翁者此雲卿也漕帥即相與變服為游客入其圃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土銜竹几輝光溢然地無纖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冊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默記此為蘇雲卿也必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欵接客遂叩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遂泛問張公世系材品翁歷歷陳叙且曰不知張今何官蓋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已而欲致之也二客遂咲謂翁曰某等備乏漕帥實非游者張公今東相權令某等造廬以礼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按上翁也色遽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已者至是始知然終不知雲卿名耶字耶繼而旌旗填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謁越夕遣吏迎伺則扃戶聞然從他徑排闥入唯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空空而人不可得見矣形迹遼絕莫知所終此隆興士宋自適字正父所記蘇翁本末如此宋后得翁遺址而揖湖山平地數十畝仍築小菴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為名之曰灌園菴

世南頃在瑞安董宰燭書室中見其所錄誠齋與周益公小簡心切愛之讀數過輟能成誦今二十年矣追思尚記首尾其間必有脫誤處他時則見大金集當借本改正之謬記於此方里伏以涉秋益熱恭惟少保觀使丞相十陌雲庄天棊忠盡鈞候万福相眷均慶某近得報知閣下釋位去國而莫知

風帆所止昨收尤延之書乃知度夏於陽羨吾人仕宦有進  
便有退有出便有處承相勢位豈不能築河沙而障崖溜君  
子得時行道而不能究其所蘊良可憾者然道中之興廢聖  
人歸諸命斯文得喪聖人歸諸天則又何憾焉當庚午試南  
宮丞相雪中騎一馬於前而某荷一傘於后當此之時豈知  
承相至此布衣位極上宰此石復奚求哉却嚴寒飲醇酒之  
論承相尚記憶否已矣姑置此事獨世路風波真可畏耳近  
讀邱報得感事詩曰去歲還家一歲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  
來蠻觸數百戰險尽山川多少心何似間水無籍在不妨冷  
眼看并沉之蓮荷花正開連蓬嫩月下松醪且滿斟當左揆  
進步時高揖辞去此幸甚善惜宿留耳声利之場輕就者固

不為世所怒蔡定夫是也而不輕就者亦復不怒何也朱元  
晦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受皆不可取可畏云云又嘗記  
其荅益公惠鳩兔搗酒小東云錦羽在桑翮二七褐衣缺  
口躍一雙挾歡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共推某官文章羹  
酒儒李鳳麟梁王之兔園宿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者  
英橘頌讀騷浦箴飽德墳然四美萃此一翁某也嘗占辭故  
致追節云云觀此足見善於體物者也

占城國前此未嘗與中國通唐顯德五年國王因德湯遣使者  
蒲訶散耒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具多  
葉書之香木為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得自  
西域洒衣雖弊而香炁不減已上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內典

云人火得水而滅龍火則水而熾信有此理陰陽自然變化  
論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  
不見地此亦理也

世南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听蓋聞之前輩餘論而莫  
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見窒塞無孔始信其  
言之不妄埤雅牽戎右曰贊牛耳挑剝牛耳無竅以鼻听也  
焦貢易林曰牛龍耳贖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  
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永福初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牛之號曰永恭后  
避哲宗陵寢諱改令各有邑宰潘君滿解遺愛在民投卧祖  
道餞留累日其夫人王氏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

不至月夜登岫書一絕於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歡情未  
斷妾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猿叫三山日月滿舡末署太原  
王氏書詩蹟已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  
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政和陳武祐慮歲久詩亡大書繫以  
記文鐫之字石方自唐迄今流潦巨浸之所漂啣震風霖雨  
之所滌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切精  
神入石終古不變如此則知至誠之道感鬼神裂金石者詎  
不信然舊閩中記作汰王灘陳武祐刻石作太原灘今灘旁  
之地名大王入石字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未係太原王氏  
書為正陳記大字下云疑為汰王

游宦紀聞卷之三

游宦紀聞卷之四

鄆陽張世南

永福下鄉有農家子以耒薪鬻鋤柄為業鄉人目為張鋤柄狀  
兒醜恠口能容拳一日入山遇仙人對奕授之以桃苦不可  
食張心知為仙冀有所遇忍苦噉咀且及半苦特螫舌遂弃  
其餘而歸因忽々苦狂絕粒食草木實時言人隱惡能道未  
來禍福素不諳書忽奮筆作字得羲猷体口占頌偈立成如  
宿構傳聞四散士夫多往赴之因度為僧人號為張聖者游  
邑中募緣造高蓋石橋富室揮金相先人曰聖者作大功德  
又自可無一頌語僧咲曰只兩好事石橋半出通判石橋全  
出狀元無庸頌也及侍講蕭國梁魁天下乃生於橋成之日



橋方半時實生通判吳時黃倅少魏未第倦游太令季善人  
倫者多言其油膩天羅屯滯相也黃稍小有自沮意僧且謂  
曰待我及第日汝當及第乃自咲謂僧人及第理所無也既  
而黃以張安國榜中第訪張僧近住安國寺云僧發狂時言  
無不驗其言禰敗事尤奇中人於狂時亦畏其毒罵莫敢詣  
者作字多以左手或以足指挾筆又時扱筆鼻書時里中有  
吳氏達重光寺輪藏成求贊於僧援筆立成云無上堆文貝  
葉鮮幾生三藏往西天行字為珍寶句言是福田  
苦海波中猴行伏况毛江上馬駝前長沙過了金沙難望岸  
還知到岍綠夜又歡喜随心答菩薩精虔合掌傳半千六十  
餘函在功德難量熟處圓筆力遒勁可愛一日游白面村有

小婦隨眾往謁僧命至前痛撮其項嬾曰號叫觀者烘堂大  
哂歸語其夫怒奮臂勇往詆罵僧咲曰子母怒公案未了  
宜令再來罵者不听居亡何嬾以他恚投繯而死又有鄉民  
著新紫襦詣謁僧請以為施民有难色急抖擻去狗毛蓋民  
切烹鄰狗得襦人無知者故戲之又有富室携少女至求頌  
僧曰好弓鞋敢求一隻語再四不得已遺之即裂其底得襯  
紙乃佛經也神異多類此右游郡郭大為帥府賞識十禪僧  
頗多忌疾中傷之不可及冬一夕張坐定有青衣擊生荔一  
枝獻詰旦遣遺郡帥是日十禪胡參帥奉似之中一僧云得  
毋詐耶山間偶亦有此婦獻百顆蓋郡中多以穰代薪獻臺  
未熟時寺倉積穰荔樹上及冬穰空荔實偶尚無恙得以巧

設欺計帥亦因此疎張人謂張狂時最灵豈歛蒞之夕適會  
其不狂耶張自遇異人后絕煙火走人間五十餘年奇事不  
止如此友人吳信可永福人為余言是數事皆其髫鬢時得  
之鄉里長老未議且神仙方枝秘怪之事書傳所記從古有  
福於無形之先使不知命者有所悟至於後人隱惡雖虧雅  
道亦使暗室屋陋之下有所警是亦小道之可觀者不然亦  
何足尚云

永福之西山曰高蓋為天下第七福地出縣涉峻嶺山行五十  
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刹曰名山徐真君上昇東西二室歸窅  
其所也朝廷累降御香有樵禁該曲臺祀典石門挿天杉檜

晝暝猿狖清嘯與寒泉响荅真偉觀也徐本牧兒飯牛山耕  
一日聞樂声出林抄綠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奕棋立良久遺  
徐棋子一叱令之即精解手談時碎瓦器為子布地為局縱  
遊巖上之往之與二人遇遂得修行燒煉之訣有趙真君不  
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秘密與之參契徐喜酌酒共飲於草廬  
中時霜月草木凋空徐曰主人遠訪無以為樂以餘瀝一噴  
頃刻林花遍開今名所居曰花林庄徐功行成將入山煉火  
丹仙去埋棋於田中壩土成墩植牛杖其傍旋生枝葉今老  
樹尚存嘗有耕者發墩致風雷之變至今相指為戒丹成之  
日兄弟姊妹七人餌之同時上昇故其地號七仙有亭徐趙  
二真君有祠云自仙羽化后俗眼凡骨莫有一詣其上者數

百年下有浙僧携小師來主寺有輕身術借至徐真君壇得  
二石室乃鑿山通道飛磴自石門中出始尺發地秘四方將  
者於是翕集其東室明潔前有水簾自千仞崖顛垂空而下  
如其門之廣山中佳致可坐而揖西有庵諱亦云竒觀獨去  
洞數步有石竈與石棋枰對立古老相傳云臺舊處室中徐  
君叱而出之其事頗誕一日東室主僧赴邑齋會小師乘其  
遠出趨師床坐逝主僧於齋席中即知之嘆曰叵耐小鬼奪  
我山中佳處亦即席坐逝其徒議昇埽以登涉之勞乃茶毗  
囊骨埽塑西室雖加丹粉作喜色每一風雨即脫落如怒或  
者尤疑二僧禪寂雖高而貪嗔一念未能了然者小師之趨  
東室者也急欲化去趺跏不盡一脚數十年前有高僧數其  
敗教之罪摺而正之言其中有敗蒸餅云耳目所得梗槩如  
此高蓋為閩中佳山雖左僻名勝徃々遠從遊覽吟題富甚  
有一聯云雲幄護壇仙世界水簾遮室佛家風時人賞之以  
為點出山中眼目云

永福古有識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竒龍瓜花紅狀元西東軋  
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后石崖橫山而行齧地成磧既而永  
邑東鄉石壁溪崖松上產龍瓜瑞花其年蕭國梁果魁天下  
次奉黃定臚唱第一蓋瑞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黃各三十  
五里此狀元西東之應也又次奉鄭僑廷試復先多士邑宰  
作詩云冲峰龜嶼與龍嶼三處家山一壯哉相去未踰一百  
里七年三度狀元來蓋蕭种峰鄭龜嶼黃龍嶼號也蕭登科

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預屬籍掛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曰陞蕭為榜首故蕭有名傳玉陞星辰曉澤霽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啓有云預飛龍之選淮安諭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鄭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家事至今贈炙人口曰并書之

永福邑東有岳宮乃吳太博經初大門內建三清殿上梁日邑中諸寓公咸在吳以書梁儷語首遜給事黃龜年公即鎮畧立解手帖濡墨作字曰風馬雲車儷百順鈞陳之衛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順筆法高古太博初見公略不經思復疑帛書非法既而雙美吳始大喜心服婦語家人子姪輩曰吾邦山川之秀有如此公者操行過人數等不獨詞

翰可敬且其未第時最貧素自處淡如應鄉貢引保曰有考官某縣尉居簾內見公

手姿秀發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門下既而預薦尉喜甚約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館其妻挈累扶襯相遇於中途黃哭之慟命逆旅主人達情請遂初約夫人曰往事尚忍言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餘貲吾携百指扶柩而歸衣衾斥賣殆盡方以不達鄉井為書那可復議鬻先輩事况黃甲少年當結好異族吾且行矣善為我辭黃垂涕曰嗚呼吾許人以諾死而負之吾行將何婦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苟遂吾志秋毫自費不敢聞命也遂定婚於解石間分携慟哭而別尉女從黃婦能報嬾道琴瑟在御沒齒無

間言黃登從橐夫人尚無恙若黃者可謂有德有言者也噫  
今之年少弄筆墨取科第者項背相望聞黃之風盍亦知所  
以自省也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東北山曰方廣岩往昔荆榛  
蒙茸不可上給事黃公築室讀書山下一日獵師逐獸歸能  
言其境給事命僕剪荆斲險投緣而上抵一石室不可蔽千  
人鄉人從往即其地奉浮屠故水旱必于此禱后數年水旱  
至漂一巨木長可丈餘廣半之卧山下者累月風雨晦冥之  
夕往：若有神光昇致室中無何有異人來請斲為賓頭盧  
尊者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縣官禱雨必躬往迎致  
其應如响此像眉豪脩白骨无龍鐘宛若生動每至邑中人  
士敬嘆瞻礼喜其未而惜其去好事者有命精工模倣以易  
之雖毫髮无欠精神莫具獨主岩者能辯之自造像后香火  
日昌往來供施相屬室內遂構三層閣不戴片瓦雖疾風暴  
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間梁空磴險山徑峭拔  
游者有扳躋偃僂之難及最上峰迴路轉倏忽風景不同岩  
洞飛驚臺殿縹繞使人神觀軒豁望忘其罷憊周遭有十竒  
如石門水簾瀑布石灯石鍾磬觀音影之類皆自然天巧居  
最者有龍尾泉狀若石龍裂岩而去尚餘不盡尾修及尋丈  
望之作蜿蜒勢尾鋒湧泉一滴冬夏不枯人敬其水以為佛  
供越室而右有羚羊洞其中可三四十輩微徑僅可着足下  
臨無際人莫敢進獨主岩者藏貯其中來往如猿亦野性便

習然也詹事王公十朋曾遊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字見公  
集內士攻吳信可亦有紀游詩云曾訪神仙岩洞來人言偉  
觀似天台藤蘿足下猿猱嘯鼓聲邊日月開燈續佛光凝  
紫翠雲將唇氣作樓臺最冷貫石神龍尾猶帶天東雨露回  
岩中乞灵多驗如前司農薄柯公垓小年試鄉回嘗徑從主  
岩者先夜夢尊者命之曰可設榻煮茗未曰當有十九歲官  
人來及期與公同游者十余人老行前致茶問稠中誰為十  
九歲官人遂以夢告柯是歲鄉請次年登科果如其言已上  
六說皆吳信可與世南言信可名錡永福人誠敬而疏通博  
季而和粹月旦之評最所推重世南方以得友為喜內交未  
百日而遂隔今古嗟乎信可踐履如此而遽止於斯亦可悲

也已追思紀錄以備遺忘

借書痴還書一癡或作嗤字此鄙俗無狀語前輩謂借書還書  
皆以一甌礼部韻曰甌盛酒器也山谷以詩借書目於胡朝  
請末聯云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鷓開鑠魚東坡和陶詩  
云不特兩鷓酒肯借一車書吳王取五子胥屍盛以鷓夷革  
浮之水中應邵曰取馬革為鷓夷槩形范蠡號鷓夷子皮師  
古曰若盛酒之鷓夷揚子雲酒箴鷓夷滑稽腹大如壺師古  
曰鷓夷革囊以盛酒也蘇黃用鷓字本此

游宦紀聞卷之四

游宦紀聞卷之五

鄱陽張世南

東坡嘗親筆錄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缺選士有行義者  
稱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葭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  
中主人尉幸賞以劔聞獄掾求賊掠成之太守將審囚坐  
廡下涕泣衣盡濕公適過知其寃昨謂盜曰汝寃盡自言吾  
為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  
獄竟殺盜公坐放曰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后三十餘年  
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  
公對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令壽盡今

日我為公荷担而往，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浴沐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声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孝益感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深德公，不忍煩公，對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亦庶幾淵明之心也。是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皇華館思無邪齋書。此段玉山端明汪公應宸刻先生手書于石，筆法適美，極可愛。

辯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常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乃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摹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宛轉，用筆曰摹。硬黃用謂置帛熟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鮑角毫厘。筆見響榻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辯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硃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作則有雲雷山等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饗餐蛟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蛙余季反鳧雙魚螭螭如如意圖，絡盤雲百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變百獸山螭，穉草瑞草篆帶若蚪結之勢。星帶四旁飾以星象，輔乳鍾名用以節樂者，碎乳。



鍾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  
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鸚耳壺之類是  
也古器之名則有鐘大曰特中曰罇小曰編鼎尊壘彝舟類  
洗而有耳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也有鈇蓋足類壺瓶爵斗  
有耳有流有卮解酒觴也反角類彝而無柱杯敦簋其形蓋有  
足流卮卮也反無錠徒徑反都竿觚鬲謂空足曰鬲漢志鍤切玉  
四豆甗底甗也反也錠徒徑反都竿觚鬲謂空足曰鬲漢志鍤切玉  
篇云似釜而大其盃似彛而有蓋有觚反成五味之器壺其類  
實類小甗而有環盃似彛而有蓋有觚反成五味之器壺其類  
方圓合盃於腰大有足有提釵音蒲台反矮鋪類豆鋪陳薦  
罍類盛水器上下設盃以盛之匹沃盥器反盥洗盆銷類洗玉  
盆也小打磬鐸鐸鉦矮者鑊戚鏃飾物奩鑑即鏡節鉞戈  
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杖頭蹲龍宮廟乘輿之飾鳩車戲

其提梁龜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槩難於盡備然知  
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款識乃分二義款謂陰字是凹入者  
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  
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之器流傳世間歲月寔久  
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論古器以極薄者為真此蓋一  
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蓋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  
亦有數百前句容所製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  
須自然古色方為真古

左太冲三都賦序云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  
而陳玉樹青葱者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  
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

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又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草木鳥獸則驗之方志又蜀都賦則云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讀至此而切有疑焉世南遊蜀道徧歷四路數十郡周旋凡二十餘年風俗方物靡不質究所謂龍目未嘗見之間有自南中携到者蜀人皆以為奇果此外有荔枝橄欖餘柑榕木蜀皆有之但無龍目榷實楊梅三者耳豈蜀昔有而今無也抑左氏攷方志草木之未精當耳

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達康忽得癩疔之疾遂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葉即薏苡仁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后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程沙隨晚年

亦得此疾辛親授此方服亦消然都郭城人患不能得葉珠只於生藥鋪買薏苡仁亦佳按本草薏苡仁上等上之藥為君主養命多服不傷人欲輕身養命不老延年者本上經味甘微寒無主拘攣不可屈伸除風濕痺下氣除筋骨寒氣不仁利腸胃消水腫令人服能食久服輕身益氣其根下三虫生真定平澤及田野間八月採實採根無時今在：有之真良法藥也蜀中巴蓬間甚多士大夫以此相饋遺雜之飲食間也

饒之城中有宗子善平病腎虛腰痛程沙隨以其父所傳宋詔救方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為末無灰酒調下趙如方製之三服而愈

程沙隨在泰興時有乳媪因食冷肉心脾發痛不可忍知縣錢  
仁老名壽之以藥與之一服痛止再服即無他其藥用陳菜  
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  
煎熱服錢云高宗嘗以賜近臣時有婦正官校尉添差縣尉  
后婦軍中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弟王得中又以其藥婦昌  
國亦多療人疾真奇方也

硯品中端石人皆貴重載於譜記凡數家取予各異或佳其有  
眼為端或以無眼為貴然石之青脉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  
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為石之驗也  
眼之品類不一曰鸚歌眼曰鸚鵡眼曰了歌眼謂奉吉了曰  
雀眼曰鷄翁眼曰猫兒曰菡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為上

黃赤為下諺謂火黯為佳然亦石之病乾道癸巳高廟嘗書  
翰墨教說以賜曹勛其一云端璞出下品色紫如猪肝密理  
堅緻水發墨呵之則澤研試則如磨墨而無声此上品也中  
下品則有沙壤相雜不唯肌理既麤復燥而色赤如後歷新  
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予亦不取大  
抵瑕翳於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  
段紫玉略無點綴已上皆御語石之眼少而色正者方為佳  
物

三山方言茨菇曰蘇傍水多植之雖嘗在水中遇晚稻損蘇亦  
損有一種柑曰回青實大凌冬不凋滿樹垂金至春復回青  
再黃始摘味不甚佳花極香與茉莉相頡頏永嘉之柑為天

下冠有一種名朱欒花比柑橘其香絕勝以篋香或降真香作片錫為小甌實花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於香竅甌之傍以洩汗液以器貯之畢則徹甌去花以液漬香明日再蒸凡三易花暴乾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朱欒乃好柑之祖核之法始取朱欒核洗淨下肥土中一年而長名曰相淡其糧簇然明年移而疎之又一年本始大盈握遇春則取柑之佳品或橘之美者接於木身則為佳者矣朱欒乃枳也三山荔子丹時最可觀四月味成曰大山實小而酸五月味成中冠最后曰常熟中冠品佳者不減莆中二十年來始能用掇樹法取品高枝墮以肥壤包以黃泥封護惟謹久則生根鋸截移種之不踰年而實自是愈繁衍矣日乾致遠者皆次

品果中又有黃淡子金斗子菩提果羊挑皆他處所無黃淡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載於橘柚條豈橘中別有名黃淡有長樂志曰玉壇子舊記又曰云相傳生於玉壩壇側

玉出藍田崑岡本草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曰南廬容水中國于闐踈勒諸處皆善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晉天福中平居誨從使于闐為判官作紀記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為三曰白玉河西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東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其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

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巨水退乃可取方言撈玉國主未採禁  
人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八寶從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  
使奉表至故事下奉士院召譯表語然後答詔其表云日出  
東方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五百國條貫主師子黑汗  
王表上日出東方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  
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為難得但  
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但你的尺寸底便奉上也  
當時傳以為咲后果得之厚大踰二尺色如絕肪截昔未始  
有也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及西夏五臺山于闐國玉  
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雞冠或如胭脂  
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水又分九色上之上  
之中之下中之上之中之下下之上之中之下宣和殿有玉  
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  
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三山溪中產小魚斑紋赤黑相間里中兒秦之角勝負為博戲  
昔有閉禽未見有閉魚亦可觀也聞永嘉亦有之

本朝宰相三人者四人趙韓王向文簡王冀公文潞公四人者  
亦止蔡京而已然其人不足弄也

自甲至癸為十幹自子至亥為十二枝后人省文以幹為干以  
枝為支非也

改元始於共和紀號初於漢武后世遵用之我宋年號無過九  
年者惟天聖及九年至十年十二月改明道熙寧亦及十年

紹興乃三十二年淳熙亦十六年而后揖遜高庙居德壽者二十六年光庙居壽安宮七年寧宗嘉定十七年

游宦紀聞卷之五

游宦紀聞卷之六

鄱陽張世南

世南有令原之戚以紹定戊子仲冬往懷玉修伊蒲供山行百  
里始至其下捨輿策杖無過崇山峻嶺又二十里有平地廣  
袤百里數百畝人煙數十家田疇井井滿目桑麻間道旁之  
人云歲熟可得米千斛其上復有峰巒圍繞一目不能窮又  
五里始至寺尋考記載乃唐大曆中高僧志初經始乾符初  
元南岳僧寶光耒居又四年賜名懷玉古志云天帝遺玉此  
山神藏焉故其地靈爽壇仙佛所居因以自名是由古至  
今兵戈不到疾癘不及僖宗於乾寧四年改賜定水禪院時  
有雙峰長老師復自長安領徒千人止息鄱公塲今德興縣是也

遣人致詞於寶光曰師復酷愛此山師具慈悲若為取捨光  
曰舍則不捨來則不止語意深遠衆莫曉解於是雙峰選日  
入院光師携杖下山別建禪刹即興今教院是也時禪月大  
師混居會下身達性相文筆神敏愛其林木瀟洒水石連雲  
建讀書修禪觀隱居山下中遺址猶存嘗夢遊他國於岩阿  
石室親見大士覺而追想謂之應夢羅漢或云師則羅恬羅  
化身每入定觀率意揮染皆其真容非世間相未末乃照水  
自狀本形既而絕筆故託於夢寐自本正之外別有臨摹二  
本予登羅漢閣取禪月親作本諦觀竟日無間有極破碎糜  
爛者筆法高妙相兒古怪至道丙申五月太宗搜天下古書  
盡悉以進呈至二年正月復付本寺免進間有題其旁云西

岳僧貫休作皆篆或古体或玉筋或柳葉又一軸題云大蜀  
國龍樓待詔明因辯果功德天師翔鱗殿引駕內供奉繼律  
論道門練選教授三教云玄逸大師守兩川僧錄大師食邑  
大三千戶賜紫大沙門貫休字德隱今人知禪月之號則以  
為高僧聞貫休之名則以為能畫殊不知當時所作神異如  
此非特能畫且於詩文尤高有西岳集三十卷翰李吳融為  
之序唐相張格常莊王錯周庠皆有詩紀其事去寺之左里  
許下梯徑又二里有亭曰輔龍乃先兄之水翁董煟字德季  
興所創季興向為瑞安邑大夫有志斯世所著活民書壽國  
脉書嘗經一覽今浙漕有刊本作亭之意蓋為四方祈禱懋  
息之所則輔龍之名良有以也且捨田入寺為輔龍不朽計

又半里許始至龍湫仰望瀑布作三級傾瀉於兩山之間飛  
瓊濺雪法湧澎湃浩々然聲若奔雷下臨石壁屹立萬丈貞  
觀竒也時雲雨未收溪流未初漲嵐霧瀟鬱山顛水厓千能  
万狀得寓目者移時不忍舍去世南既登覽山川之竒秀且  
得考覈其事之顛末故詳記之以告來者

秦檜當軸時幾務之微瑣者皆欲預聞此相權之常態然士夫  
投獻必躬自披閱間有去取吾郡德興士人姚敦臨字公儀  
能篆文檜喜之令作二十家篆孝經上表以進時紹興十一  
年二月十九日也許授以文資未降旨間會之招飲姚喜忘  
其敬不覓振股以此惡之尋得旨令充樞密院學士辯驗篆  
文而已又有蜀士投啓千冊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有  
托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尤稱道之遂得陞  
擢

董季興昔嘗謂世南日程沙隨紹興丙午苦淋血之病兩年不  
愈明年七月二十四日筮易遇渙之觀其辭曰渙奔其机悔  
亡俄夢知大冶縣趙定叟相訪定叟名不疾々久病也言不  
久病也偶董閱本草因見白冬瓜治五淋於是日食三大甌  
七日而愈前此百藥皆無驗季興沙隨壻也程喜因書於家  
廟之壁云

今之遠宦及販賈者皆曰天涯海角蓋俗談也頃在城都嘗聞  
有天涯海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  
耆老傳云人至其上則脚疼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



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覓寺高六七尺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為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

柳子厚息壤記永州龍興寺西北取有堂之地隆然負博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鋪者尽死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為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溟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馬牛踐之或立死唐元和中裴宙牧荊州堀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徙於墻壁間是年霖雨不

止江潦暴漲從道士歐陽猷之謀復理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后凡亢旱徧禱無應即詣地角寺欲發堀必得滂沱之雨遂為故事詳見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二郡大率相類而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程沙隨寓居鄱陽一日買得米元暉小端硯后刻銘曰推端有溪孕石惟夥茲乃下岩舉無有比色奪芝英温堅玉理以貽安中是亦成美后書紹興己未盖元暉親書以遺達昌守喻安中者后又得張無垢遺樊茂實硯后刻詩曰端溪石硯天下奇紫光疾半吐虹霓不隨凡石追時好真每日月爭光輝韜藏久矣不亂用唯恐翰墨汚染之樊子文章有餘地汪萬頃誰能窺贈君此研無輕棄經史妙處其發揮飛流濺沫

徧天下要使咳唾皆珠璣無垢居士作子喻子書蓋小篆玉  
泉先生李張有篆無垢從沈元用李汪端明從無垢李凡十  
有二年三公相繼魁多士達炎二年李順之作魁玉泉亦登  
高第世南嘗見沙隨親筆記載卒章云此奇物也子孫世傳  
不知樊公家何以不寶守此物以三先生盛名此物乃沙隨  
世傳之寶二研今亦流落不知所在良可嘆惜

程沙隨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柱頰下吹曲其声清暢  
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  
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携一道士婦三衢亦喉間有竅能  
吹簫凡飲食則以物塞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語  
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其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

沙隨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先伯諱

上下正

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龍興乙酉諸鄉舉時主

司命題云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潜劉克高明  
柔克已而眷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  
自以為經史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乙酉再試題云撫于五辰  
庶績其凝無教送款有邦競業一日二日萬机場中遇  
程三畏字景先宣厲声云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  
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宣為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起  
莘以免奉赴省忽一日告從姪慶姪辰曰昨宵夢趙宰拉赴  
鹿鳴與公隣坐已而杳然后三奉庚午慶辰預薦時新奉只  
六人同宴起莘預焉果與慶辰隣坐宰亦天族師備信知得

失莫非前定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尺接不得夏立陽炁盛種不得立  
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樺徘徊黃薔薇正月下旬宜接桃  
梅李杏半丈紅臘梅梨棗栗柿楊柳紫薇二月上旬宜接紫  
咲綿橙匾橘已上種接並於十二月間汰以糞壤兩次至春  
時花果自然結實立秋后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黃海棠塞球  
轉身紅祝家棠梨葉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種法並要接時將  
頭與木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纏上用箬葉寬覆如萌  
茁稍長即撤去箬葉無有不成也

程汝隨常蓄一歛研后有蔡忠惠題詩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  
芒都尽墨無声相如間道還持去冑要秦人十二城后以送  
汪書季路又汪書寓三衢以五千得一硯后刻東坡銘曰東  
坡硯龍尾石開鵠郊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濕  
今何者獨先逸同參寥老空寂二硯皆佳物也

鄱陽自雍熙乙酉梁顥榜至紹定乙丑登科者五百七十餘人  
其間三世聯登者唯三家龍溪先生汪藻汪槃穀張宗岳譚  
張琮張棫鮑煜鮑安世鮑升之汪氏之登科者七世張氏今  
亦六世然非正嫡相續也鮑氏安國安行安世兄弟三科連  
中故程伯禹贈之詩曰有七年三破桃花浪之句其餘父子  
兄弟皆中科第甚眾不勝紀載

世南家嘗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國遣使  
今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樞密院事上柱國李資德副使

太中大夫尚書礼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金富轍至本朝  
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做中國体李之詞云予跂望之適江千  
之弥節亦既詔高廟止幸堂上之披風况飛五原之雲特賜  
千金之幣礼當拜受心則愧惶金之詞云穆如清風幸被餘  
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將意之勤幸被寬裕而有容敢以菲  
微而廢礼所塵名品別具染濡私覲之物則幘頭紗三枚白  
成釵花銀盤一面十二兩紫大蔽羅一疋生大紋羅二疋白  
氈大綾一疋生花綾二疋白細苧布二疋大紙八十幅黃毛  
筆二十管松煙墨二十挺松扇三合摺疊扇二隻螺鈿硯匣  
一副螺鈿筆匣一副尅絲藥袋一枚尅絲篋子袋一枚綉繫  
腰一條茯苓二斤白朮二斤白銅器五事而已是年有請干

上願得能書者至國中於是得旨以徐兢為國信所礼物官  
兢之婦曰譔高麗圖經備載其建國立政之体風俗事物之  
宣上之徽宗覽其書大悅召對便殿賜同進士出身擢為宗  
丞兼掌書李其奉使時李資謙為太師尚書令高麗多納李  
氏女為后配妃由是門戶光顯資謙其弟也金富軾為接伴  
金氏為大族自前史已載其與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孫為  
父季進富軾貌豐碩体面黑目露博季彊識善屬文知古今  
富轍亦有時譽吳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盖有所慕文章  
動蛮貊此語盖不誣

游宦紀聞卷之六

游宦紀聞卷之七

鄆陽張世南

沅芷黎溪硯紫者類端硯而無眼有金束腰眉子紋間有潤者其初甚發墨久而復滑或磨以細石乃仍如新有色綠而花紋如水波者有色黑而金星者有生自然銅於石中琢以為北斗三台之類者有生白線當中而為琴樣者其類不一慶元間單路分熅字而文始創為研以遺故舊今遂盛行終於端歙之下單雖西班乃中原故家居黔陽好古博雅所蓄古玩甚富仍精於別辯平生俸入尺費於此季小玉書筆法尤妙始習補之梅而自成一家吾鄉姜堯章季書於單姜帖今亦大成有世南嘗藏姜一帖正與單論劉次莊輩十數家釋

帖非是久云悟帖中只張芝秋涼帖鍾繇宣示帖皇象文武帖王廙小字二表皆在右軍之上其說尤新有絳帖評二十卷根未之見

嘉定甲申夏有持穎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踪跡所自知非贗物明甚有黃樓賦一篇讀之前則項籍劉戊一句中現瀾文作鐫備穎濱集作劉季現瀾文注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靡竺曰非劉玄德不能安此邦及謙薨竺率州人迎先主未敢當陳登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戊乃楚元王交之子也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劉賈為荊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交薨戊嗣稍淫暴遂應吳王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戰絕吳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殺彭城即徐州先生之意蓋以此也不知當來作劉備而后来易以戊也或傳寫訛謬而意其為備耶季耶要當以先生手書為定也

己丑秋孟訪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刀長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予退而考諸傳記乃知其為削考工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尺寸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為之書刀以戒青削槩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牒皆以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為二物也鄭氏曰刃刀劍之屬削今之書刀孔安國曰赤刀赤刀削少儀曰刀却

授柎鄭氏曰穎環也柎杷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侶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如鋸者正釋文明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也

包遜字敏道衆山先生之上足也寶慶丁亥為世南言頃在臨安謁魏舍人了翁蒙予進因出雲萍集錄金書包有六子皆從心其間名協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館客李丈留心字季數十年矣待為叩之少選李至遂及此云其義有二從十乃衆人之和是為協和萬邦之協世南嘗語士大夫間有云恐出臆斷后閱集韻果如前有所云是知作者不可偏旁不可毫髮之差李名肩吾眉人李間甚富世南嘗識之云

東坡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真觀側郭知訓提率宅即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東坡嘗與單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紅友而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也田立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於城南所居有雙柎並植如蓋東坡訪之自為雙柎居士長橋元豐元年大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東坡過之為書曰晉周孝侯斬蛟

之橋刻石道旁崇寧禁錮沉后水中不知所在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  
千係蕃中禁權之物出大食國近海旁常有雲氣罩山間即  
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一二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  
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  
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仇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卧而  
吐涎魚聚而嗜之士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  
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焉為太陽所燥則成片為風飄至  
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扣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  
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  
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取之以為至

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久甚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  
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后而  
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眾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  
但能聚煙耳和者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結而不散坐  
客可用一剪以分煙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  
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日汎水二日滲沙  
三日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  
乃披濤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侵淫氣味尽滲於沙土  
中食魚乃曰龍吐涎魚競食之復化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  
穢唯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灝以為就三說  
較之后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第一說稍



近

天地万物莫逃乎數知數之理莫出於易之妙唯康節其卒無傳觀皇極經世書槩可見矣此外又有所謂太乙數能知運祚災祥刀兵水火陰晴風雨又能以之出戰守城傍門小法此書作太乙肘后備校三卷為陰陽二道繪圖一百四十有四上自帝堯以來至紹興六年丙辰凡三千四百九十二年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鑑編年前代興亡歷之可考然自古及今應者雖多而不應者亦或有之景祐間命司天楊維德修五福太乙古書考驗行度亦為精詳其間云自石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國朝雍熙元年甲申

歲入西南蜀分後人既加攷筭至熙寧七年甲寅歲入中宮洛陽分至宣和元年己亥歲入西北西河分至隆興二年甲申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嘉定二年己巳歲入東南吳分向后至甲寅年入西南秦分上來五福大乙所臨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推而上之後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五年中更隋唐禪代之變正在本宮分野人自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歲至昭宗景福二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中宮凡四十五年中更僖宗廣明黃巢之變中國之禍甚慘既曰五福所臨何為又却如此本朝興國九年有方士楚芝蘭言五福今照吳分上命建太乙宮於京城外之蘇村命芝蘭為春官正又命宰臣張齊賢

醮享之然其所以不應者亦有說王湜跋肘后備覽驗立論  
甚通其說云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王得九陽之  
數八桓靈早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立得陽數之九十周  
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  
之得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  
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百  
六之數三此皆所應者也舜禹至治万世所師得百六之數  
七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己之際得  
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  
不降享國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之際得百六  
之數十明帝章帝繼光武而臻恭定得百六之數十五貞觀  
二十三年近世所謂太平得百六之數二此皆所不應者也  
福應集云唐武德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宮洛陽之分繼  
有貞觀之治遂以此為福應然宣懿僖昭之世南入中宮而  
貞觀之治何不復奉又云唐昭宗天祐四年丁卯四神太乙  
入六宮雍州之分而昭宗禪位於梁遂以此為福應然開元  
十六年亦入六宮乃太平治極與貞觀比以至夏桀放于南  
巢商紂亡於牧野王莽篡漢祿山亂唐凡百六之數皆不逢  
之此其故何也余嘗深究其所以然者周公問太公何以治  
齊曰奉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為強臣之漸太公問周公何以  
治魯曰親之而尚恩太公以之為浸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  
代之損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緣積之聚襲固有

繫於人事未必尽由天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  
曰技拘然執此以為不可改易乃術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論  
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豈可蔽於天於不  
知人乎古之善為政者尚以知變為賢况冥冥之中奉行天  
地號令或主吉凶皆本於一氣之天地當有固而不知變者  
以堯舜禹為君臣文武周公為父子雖遇陽九百六之數越  
理而降以禍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他不能詳知者皆可以  
類推也色不過五、色之變不可勝觀聲不過五、聲之變  
不可勝听太乙不過十神十精四計之類彼其周流於天地  
間始而有終終則復始古既不異於今、亦不異於古然上  
古至治終不可復又中間盛衰興廢亦不可循前而取豈非

人事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術固有之太乙政治人君  
之善惡既有道之國則昌臨無道之國必亡有天下國家者  
可不謹哉已上皆王說蓋太乙數中專攷陽九百六之類數  
以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一百六陽九  
奇數也為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大抵歲運遇  
之終有厄會洪文敏公五筆中載陽九百六之說與此不同  
本朝康定庚辰慶曆辛巳間西羌方熾天下騷動詔求有文  
武材可用者參政宋綬侍讀徐瑀皆以徐復薦復至仁宗訪  
以世訪務復曰今年世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  
至爾耶德宗性忌刻其德與凶會陛下恭儉仁恕屈已容物  
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德宗異也運雖凶無能為也此說正

與王湜之論合故并紀之

游宦紀聞卷之七

游宦紀聞卷之八

鄱陽張世南

黃公銖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為友長於詩劉潛夫宰  
建陽刻其所著穀城集於縣齋黃之世筆力甚高世南嘗見  
黃親錄詞彙今載于此云先妣冲虛居士少聰明穎異絕人  
於書史無不讀一過輟成誦年三十先君捐弃即抱貞節以  
自終平生作為文章詩辭甚富晚遭回祿燬藝藝無餘此詩  
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兄有好  
且屢見索敬書以贈紹興三年春二十有四日黃銖識景紹  
則大參鄭公昭先也其一滴金云月光飛入林前屋風策  
度庭竹夜半江城擊折動寒稍栖宿等間老去年華促紙

有江梅伴幽獨夢逸夷門舊寒家山恨驚迴難續其二序云  
力修寶季賢表宴胡明仲侍郎遣歌姬乞詞作醉蓬萊令歌  
之看鷗翻波濺蘋末風輕水軒消暑雲疊奇峰破桐陰亭午  
列岫連山環溜泉流玉對幅巾芒屨沉有清時風流故人劇  
談揮塵才冠一時論高兩漢書扇豪踪吐鳳辭語書錦歸來  
慶長年老母且且盡綠尊英懷歌听婦只听扇歌高：奉會見  
登庸泥封詔下促朝天去其二菩薩蠻闌干六曲天圍碧松  
風亭下梅初白臘尽見春回寒稍花又開曲瓊閣不捲卷沉  
燎看星轉凝竚小徘徊雲間征鴈來其四序云葛氏姪女子  
告婦作少年游送之雨晴雲斂煙花澹蕩遙山凝碧驅車聞  
征路賞春風南陌正雨后梨花幽艷自悔忽：過了寒食漏

家漸暮探醪醑消息其五序云季温老友歸樵陽人來閉書  
因以為寄秋寂寞秋風夜雨傷離索：老懷無奈淚珠零落  
故人一去無期約尺書忽寄西飛鶴故人何在水村山郭其  
六醉思仙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煙暗孤松動翩：風袂輕若  
驚鳴心侶鑑髮如雲弄清影月明中謔悲涼歲冉：薜華潛  
改衰容前事消凝久十年光景忽：念雲軒一夢回首春空  
彩鳳遠玉簫寒夜悄：恨無窮看嘆黃塵久埋玉斷腸揮泪  
東風

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有客位榜云滎陽宮呂公嘗言  
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間居整服為礼而歎外郡或不  
能然其旨深矣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

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接此例便以老大自居久緣  
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  
輟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  
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礼解帶可以燕居免其拘絆  
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  
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邑其美如此亦補助風  
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板送不及  
區區之意亦非敢榜并冀有以容之為大幸也

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孝其道必本乎人  
倫其教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孝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  
信周旋礼樂其所誘掖激勵漸磨成執之道皆有節序其要

在於擇善修身至於成化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  
先生教人自致智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  
於窮理尽性循之有序病世之孝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  
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端嘗論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說求教於白  
鹿胡堂長詠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  
日月五星右轉此古今曆家之說皆然也天左旋之說信然  
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零日者陽之精而行  
遲月者陰之精而行反速大抵陽健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健  
而剛者運行當速順而柔者運行當遲今不特反是月之行  
乃過於日十有二倍其理不通從宋無人推見其所以然近

時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旧說惟於楚辭天問篇發其  
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一晝夜以日之行明晦  
為節日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  
周逐日所不及天之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為度數蓋二十  
八宿乃經星柁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而紀其度數亦左量  
地之異云至某州某郡若干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  
之以為恨節也高麗國有九執曆正如此切意曆家以數之  
少者易筭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少取其易筭放假日月右  
轉也暮三百六旬有六日其原起於此其實暮三百六旬有  
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堯典特奉成教而言耳以之均為十二  
月則多六日無所歸故又每歲作五六小盡取其贏而湊足  
多之數是以五年必有兩閏以足每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之  
成數也雖是除閏月每歲只三百六旬又四五日只有二十  
四炁前后相去皆三百六旬五六日也故胡季於文公者多  
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故復紀于此

雲林黃長睿言饅頭當用粳字見東哲餅賦吳元閔表諸郡食  
肆所貨蓋鼓用僵字最為有理

余於菊磔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兒一闋云  
望闕河試窮遙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豪炁今何在應是九  
嶷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寂寞長羈旅無人寄語但弔俸  
傷桃邊松倚竹空憶旧詩句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唯  
料遲暮鷄衣箠食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尺縣簿高

門歲晚誰青顧何時引去任槎上張騫山中李廣商略俱風  
度又賦雨中花一闋云予往時憶刈改之作摸魚兒頗為朋  
友間所喜然改尚未之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去棖捫殆不  
勝言因憶改之每聚首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輟  
倚此声以寓予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為我和之十載尊前  
放歌起舞人間酒戶詩流盡期君凌厲羽翮高秋世事幾如  
人意儒冠還誤身謀嘆天生李廣才氣無雙不得封侯榆關  
万里一去飄然片雲甚處 州重悵望家人父子重見無由  
隴水寂寥傳恨浹淮山宛轉供愁這迴休也燕鳴南北長隔  
英游紹叟有冷然詩集十卷行于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若清明自輔后達  
旦傾城出觀巨族或乘轎旋繞相傳云看牛則一歲利市三  
日游賢沙四日游天寧六日烏石山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  
宮逮暮始散此皆圖志所不載也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論人君壽考自三代而右惟梁武帝八十  
三以侯景之禍幽辱告終至光堯太上皇帝之福壽真可於  
天人中求之國朝大臣如樞相張昇宮保趙槩皆八十六陳  
文惠八十二杜祁公八十一富鄭公八十文潞公獨九十二  
張文定八十五范蜀公魯宣清蘇文定皆餘八十渡江後惟  
史越王八十三周益公八十六云

朱文公移簡輔漢卿云得趙昌公書以致仕大夫見呼此最直  
實而又雅馴可為報同社諸人今后請依此例也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岳至祝融峰下按岳山圖  
禹碑在岫嶺山詢樵者謂采樵其上見石壁有數十字何意  
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一二小澗扳蘿捫葛至  
碑所為苔蘚封讀之得古篆五十餘外癸酉二字俱難識韓  
昌黎所謂科斗拳身薤葉披鳶飄鳳泊拏蛟螭而其形模果  
為奇特字高闊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曆碎而模之字每摹  
二雖墨濃淡不均體劃不甚模糊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  
沙以一畝曹十連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二  
碑以一揭座右自為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  
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禹碑自昔人罕見之反  
疑何取之他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右巨石但令解柳

碑來匣郡庠而已

紹定癸巳七夕后一日予甥董若金忽語予云適有自十陽來  
者言縣境桃花步渙人入水見一物長八尺博四尺有五寸  
約四百余斤兩頭如燕尾腰有眼其二圓其二如半月非鐵  
非石圖形以示云渙水以昇至縣市火復昇至桃花又火遷  
于神祠始息衆皆莫識予應曰此不唯別其制絕類岳陽樓  
下鉄枷必縣傍溪中古有龍崇時得道之士如許旌陽者鑄  
為此物以鎮塞妖蛟蜃穴歲月深久水所漬故不類鉄致災  
者徒岸也異時當復置水岳陽沙上救救人以為厭勝鉄枷  
或以為湖賊王么斫石或云昔人拒敵鎖江之具圖經皆疑  
其非或有傳會者曰晉太康元年大率代吳二月戊午王濬

唐彬繫破舟陽豎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鉄鑲橫之截以  
為必此物今觀弋陽所出可名之鑲江之具乎以此驗彼厭  
勝之物明矣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碑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賣之身南  
州北縣不如田舍長幼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強健麻麥遍地  
猪羊滿園不知金貴惟聞穀粟賤夏新絹衣秋新米飯安穩  
眠睡直千直万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  
飢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  
入著縣門冤者有理上官不嗔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  
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昌東昌西父母之鄉天子  
馬蹄程沙隨跋云右二詩不知何人作上饒公端殿江先生

過豫章之進賢手書于旅舍后三十年門人程迴授邑于茲  
既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真蹟不復存矣友人高季安會承  
是邑季安親戚也曰托刻于石先生下世七年噫迴跋此詩  
始刻於進賢再刻於德興丙子巨浸出於泥濘中石斷字漫  
邑宰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惧其碑之復論放  
紀于此

雪峰為刹與徑蔣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義存開山  
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傳道德山五祖寺有木毬相  
傳謂常受真覺復使呼僕役客毬皆自徃來嘉泰間寺災毬  
忽滾入池中得百里山周遭百里間皆斲音豁竹筍味極甘  
美寺眾自三月至五六月猶饜飮亦斲所植也

游宦紀聞卷之八

游宦紀聞卷之九

鄆陽張世南

世南近於三山郡齋獲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后題曰景文老兄持節守大名從迂吏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以言為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贈之以紋縠而不受戲作節奉節圖以見分首之拳。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人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中人李公麟書景父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之后知隰州而歿有詩寄坡曰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卒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三百顆坡帖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坡一日語景文曰一

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為對劉曰可對千不如人万不如人坡為絕倒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翁之譏建炎聞甫中鄭樵字渙仲作六書略謂象形諧声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檢計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間唯諧声類最多計二万一千八百一十約以簡易而尽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登左旁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彘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為淺疾而有所不及者為彘貨而不足貴重者為賤木而輕薄者為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為晴水之無溷濁者為清目之能明見者為晴米之去麤皮者為精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以見其

餘耳

字季不講多因前代諱惡遂致書畫差誤漢以大德王都于洛陽惡水能滅火改洛為雒故今惟經書作洛而傳記皆作雒矣秦始皇嫌臯韻畧在上声字自出己意改為罪謂非之多則有臯也今經書皆以罪易臯獨禮記爾雅猶有可考無字乃揚雄奇字古文天屈鹵北為無令易中无乃从无他書則雜之矣世字因唐太宗諱世民故今棟菜弃皆去世而從云漏洩縲紲皆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形相近與曳声相近者皆從云則泄為汙矣故又從云而變為曳也民則易而從氏昏愍泯之類至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為詔音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正為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

字聲有清濁非強為差別夫輕清為陽、主生物形用未著故  
字音常輕重濁為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如衣  
施諸身為衣冠加諸首為冠衣與冠讀作平声者其形重宜  
已之物屬乎陰也讀作去声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  
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處藏平声處上声者輕其作去声者  
皆重亦其類也

胡伯量記常卿涵星硯云寶慶丙戌秋八月渝州度支史正奉  
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東坡涵星研而廬山胡泳記之曰  
硯端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表  
倍徒高廿有半上廣下殺其形容掌不啻面出玉斗為池斗  
之半微為窪坎如半月用為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

以雲氣大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乙復差大而高處  
微綠中黃瞳如針眼而紺碧衆星此為獨勝小者九二倚東  
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東  
井然汲泉滿池粲々相輝半月上墨玄雲黶黶而下古人製  
作之精如此星其陰者二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巖下三字曰  
子容記子容蘇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  
二字下有三字唯泓鬢二鬢不可辯西壁外之功二字史曰  
硯陰七字本亦木嘗刊以借觀者衆俱把玩之多遂成泯沒  
故季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硯贈范純夫侍講風月石屏  
贈子功中書共二首詩中模狀與此硯實合以年譜攷之當  
在元祐八年癸酉硯石歸李本元家其孫家於蜀之成都縣

史以百五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髹匣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及土人姓名外者已亥洋州造大方誌內者辛未杭州后洋沈上宰東坡元祐己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充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則內匣為東坡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為先三年耳范李后為姻家故研婦李云

許樞密崧老嘗記黃秘書辯博之說云昔長睿父博季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罪文有上下畫一而中重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蓋著飲食有頌之戒然則八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見其器必右漢時物蓋八十一首作與子雲何緣三代時已有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太玄於中秘書長睿手錄藏之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已亡長睿以

其所錄借予而卒予既作傳藏長睿書襄陵堞見其子弟婦之會狄難起城陽而翰所傳玄經與九論次周易春秋論語法言以先附使舟適免故古太玄今獨予有逮渡江留建業一夕兵變大作鬱攸被予舍望予戟決藩籬遁去自悼死生未卒測而書知亡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風書以反風不焚諸物席卷無遺而書獨存是歲建炎初年也未幾被召行在以書屬家人而行家人九江復遇寇而予舟焚儀真携書尺亡獨太玄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歲客分寧邑人得予書刻之未卒而豫章陷員書奔瀏陽值亂兵入尽弃其裝以書夜度大光保平江月余秋陷岳陽游騎至平江復以書還分寧刻書乃成念尚世分之無艾也故屬表老清公藏諸黃龍

經藏因念經之幾絕而僅存艱虞若此使學者知斯文不之墜蓋有天助而哀予顛沛流離万里保有之難也而共振顯之天人之際精感神昭則必有和同無間而福祿不量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吏許翰記太玄今不復見惜

龍圖馬公遵字仲塗郡之樂平人至和間為諫官御史言時政多所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惠帖用金花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真奇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大元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予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按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評之當處在何等馬五諾我精婢潤筆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前一紙四字不存張南軒嘗跋云蔡端明此書大得顏平

原語溪磨崖刻筆意世人但知其端嚴有法度而不察其操縱運用妙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輩評端明正書為本朝第一

世南嘗從親戚馬達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幅與族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間宣召從容聖語曰近日郡守辭見並詣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及處蓋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咲云所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邁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觀其人材俟做得一州只緣鄂渚大屯軍有諸司却恐他費力故改與九江邁奏張垓是臣鄉人故參知政事燾之子其人誠如聖訓自得改命極

感聖恩至於玉音說其為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見即盡其平生可謂至當上矣而領之首觀此是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段乃孝宗皇帝聖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聰明冠倫妙處也

陞州產石品第不一白者明徹且潔初琢時可愛久則受垢色暗今朝廷取為冊寶等用有黃青黑綠數色取之不窮而性軟易攻文價亦廉巴州嘉定府皆產玉石田巴璞嘉璞堅而難琢與玉質無異故價數倍於階石其溫潤略與玉等叙州宣化縣亦有玉石曰宣化璞溪源出黎雅大渡河其品最高有胭脂標瓜菱標琢為器物白若凝脂非精豎者不能辨峽州之上百里間有黃半神祠中有玉石皆往來賈客或牽江

人得於沙磧間者以獻有一石質黑紋白隱然龍形作蜿蜒狀鱗角鬚鬣纖悉備具又有如孔雀尾者是為石中之異忠州樂磧市出玉石舟至岸人競持來求售有指甲紋亦有磨見白質者雖光瑩可觀然皆砒砒也是數郡所產皆予所經歷故亦稍能識辯

橄欖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佳雋永其味勝於蜀產家君乃手植核于小圃伺其萌茁載歲而樹壯畏霜覆以屋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實初如菘豆凡兩月漸大有墮地者視之木患子也皮可洗衣功不讓皂角核則人以為念珠者嗚呼地上風氣之能移物性如是耶橘踰淮而北化為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悉使然無足多怪



后山贈玉蘇公詩末云如大医王治膏盲外証已解中尚強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李賜任子淵注云按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常宙獨行方胃中甲錯是為肺癰黃昏湯治之取夜合皮掌大一枚水煮服之其說最為牽合無義沙隨云晚年因李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臟邪氣吳名白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生海西川谷蓋指當時癖李為五臟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莊子云夔怜蚺、怜蛇、怜風、怜目、怜心蓋謂天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於蚺蛇行雖疾於蚺豈如風之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疾風雖疾而勝矣豈若目視所到為至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

推廣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意悔庵荅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灵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后乎千万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灵千万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線起念便到那裡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莫只管展轉於利歆之中都不知竟此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未且卒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南溪柴中行字與之鄉前輩也以因李上舍登紹熙庚戌甲科事寧考為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偽李五字公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收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偽李如

以為偽不願考校漕難其報后有緣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  
公澹於諫者曰其所守不變可罪之乎

游宦紀聞卷之九

游宦紀聞卷之十

鄱陽張世南

黃秘書詔紀其父長睿建炎庚戌在平江閩城中失去楊凝式

書一冊并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別本念之不忘是歲四月

復寓饒之德興太寧資福寺偶錄道安遂見之喜甚予偶得

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

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

是半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宜辭押寶便涉俱

事洩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

誤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絕句詩年六十

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

自全忠之摹凝式即居洛矣真蹟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寺  
勝果院東壁字畫尚完亦有石刻書側有畫像亦當時畫又  
廣愛寺鹵律院有壁題云右歲六十九亦當時此年所題此  
書凡兩壁行書大小甚多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石像天福  
六年辛丑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時年六十九直  
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后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  
帖無年但云太子賓客楊凝式莫春奉板至自真原等語其  
末云清和之月復至當時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有真  
定智太師詩二首時七十真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從事郎  
蘇大寧家晉開運元年甲辰四月十五日有看花詩八韵時  
年七十二題於洛陽一僧舍書勝上右云維晉九載今刻石

湖州前殿中侍御史劉燾家開運二年乙巳五月於天宮寺  
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真蹟  
今在人此寺東序并辛丑題同刻石開運四年丁未二月前  
七月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即契丹入晉改  
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真蹟在文潞公家石刻  
在蘇大寧家周廣順三年癸丑於長壽寺翠巖東壁題各時  
年八十一右題院似禪心靜等語、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  
此年真蹟今為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日本耳又有與  
其從子侍御者家間二帖右題廣順癸丑歲孟夏月真蹟在  
洛陽士人家又有別完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戍方郎李氏  
家者刻之無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師楊草名亦應是

廣順中也又家譜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  
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生河間太守恩；生越恭公鈞  
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名  
皆從一曰發假收嚴以四名為義故發之諸子名皆從木假  
之子從大收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生凝式而收乃  
藏器之兄涉之伯兄也新五代史記唐大臣傳乃以收為涉  
之祖嚴之父非也楊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后唐相涉之  
子也天資警悟工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進士為度支巡官  
再遷秘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為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  
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為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奏為  
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

誥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五拜中書舍人長興中  
歷右散騎常侍工禮部戶三侍郎右以疾免改秘書監清泰  
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德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  
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為太子少保分司  
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  
仕顯德初改右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卒於洛陽年八十二  
日史云年八十五誤也贈太子太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  
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侵凌楊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禍涉  
受命泣語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累  
汝朱全忠篡唐予當守送傳國寶凝式諫曰尊為宰相而國  
至此不馮無遇乃更持天子印綬與人雖保富貴如千載史

筆何時全忠恐唐室日臣不利於已往、陰訪郡情疑二之  
間及禍者甚衆涉嘗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驚曰汝亦吾族  
矣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間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力  
道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遊  
佛道祠遇山水勝槩輟留連吟賞有垣墻圭缺颺顧視引筆  
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  
或稱楊虛白或稱布維居士或稱閑西老農其所題后或真  
或草或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后一人而已其  
佯狂之迹甚著卜第於尹居之側過入府前輿后馬猶以為  
遲乃策杖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  
過洛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端凝式留之修行尼舍俾造襪以

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飢而凝式不屑也  
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未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  
留守必見賜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  
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奉鞭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  
為請凝式曰姑游石壁聞者撫掌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詼諧  
少從張全義辟故作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  
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  
石晉時張從思尹洛凝式從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  
式先以詩寄從思曰押引蝗虫入汴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  
思弗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后以詩贈從思曰其題  
壁有院侶禪心靜花如覓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奉神仙清

麗可喜也尹洛者皆當時平公凝式或傲然不以為礼尹亦以其耆俊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名家既不過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廓意克五季之禍以壽諸佛宮書蹟至多本朝興國中三川大寺剎率多顏圯翰墨所至無幾今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去以為玩世以凝式行書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揚云贊曰唐季不綱朱晃乘時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於凶威魚伏鼠遁能全節者無幾故大臣奉璽紱駿奔昇之惟恐居后而凝式乃能諫父以千載史筆為恥因茲陽狂弗與世網優游卒歲言足以厲族俗智足以全生正諫侶直吏隱如愚豈獨審武子東方朔之流乎世徒知陽狂可咲而不知其所以狂徒知墨妙可傳而不言其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旧史皆弗書復不為立傳可勝嘆哉余因彙次筆跡遂為之傳使百世之下知凝式者不特與工書乎陽狂而已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云文忠小少秋声賦歸雁亭詩當為希世珍藏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間以苴藉線纒者荆山之人以玉抵鵲非虛言也沙隨跋其后云張湯逢君之惡賊殺不辜獨以推賢揚善有后於漢文忠公推賢揚善之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万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后正有選人三數輩景德監鎮侯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困者也天之報施有嘗而爽可為慨嘆又云堯舜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何恨雖然令德

廣佛譽常若衮繡筆力千鈞常若狂夫豈與曹蜎輩富貴官  
達者同日語哉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東坡一帖云某頓首秋暑不  
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雜康九月六日到鬱  
林七日遂行初約留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小游函問留行  
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即云少游過客與留多日飲酒  
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滕傷暑困卧至  
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  
范承務范今先去已至梧州范自梧州赴喪此二卒申知陸  
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則其死則的矣哀哉痛乎  
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不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

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及也  
哀哉其子甚竒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某不過  
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尚熱唯万、自重聊中奉  
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審為唯當  
考觀此足見東坡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為可敬嘆可所謂竒  
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

谷簾三疊廬阜勝處惟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為世人所見宣  
和初有徐上老棄官修靜業名動天聰被旨祝髮住圓通號  
青谷止禪師當時已觀此泉圖于勝果寺之壁蓋未出之先  
緇黃輩已見特秘而不發耳從來未有以淪茗者紹定癸巳  
湯制幹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為不讓谷簾嘗有詩寄

二泉於張宗瑞曰九疊峰頭一道泉分明未處與雲連幾人  
競賞飛流處勝今日方知至味全漸鴻但嘗唐代水涪翁不  
到紹熙年從茲康谷宜居二試問真崑老詠仙張賡之曰寒  
碧朋尊勝酒泉松聲遠壑憶留連詩於水品進三疊名與谷  
簾真兩全畫壁煙霞醒昨夢茶經日月著新年山靈侶語湯  
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九疊屏風之下旧有太白書堂及有  
詩曰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之句揚子江心水號中冷泉  
在金山寺前郭璞墓下最當波流險處汲取甚艱士大夫慕  
名求以龕茗採舟多淪溺寺僧苦之於水陸堂中穴井以詔  
遊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日嘗取二水較之味  
之甘冽水之輕重方之不侔乾道初中冷別涌一小峰今高

數丈每歲加長鶴栖其上峰下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  
時矣玉汝泉在丹陽縣練湖上觀音寺中本小井旧傳水潔  
如玉思順以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由專往訪索僧覺額而言  
此泉變為昏黑已數十年初疑其紿乃親往驗視果如墨汁  
滄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裡泉經品今日唯存玉乳名  
定是年未無陸子甘香收入柳瓶中枝明年採邑六月出迎  
客復至寺再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雖不極清而  
味絕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室攢祖母柩於井左泉遂壞改  
遷不旬日泉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時亦由所遭  
於人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游宦紀聞卷之十

博物洽聞儒者事也非足跡所經  
年所睹記則疑以傳疑  
猶未敢自信况取信於人乎太  
大時遊江淮上會稽探

禹穴闢九疑浮沅湘涉汶泗

之舊蹟過梁楚之故地

然後採摭異聞參訂往事而大放於史筆間至今史官宗信

鄱陽張光叔父猷故家也講孝家庭藏書日富早從雲臺史

君遊宦入蜀見聞已不凡矣及涉江湖達浙閩視昔所獲夥

甚俱遺忘而隨筆之噫有志哉余与光叔交每見其搜訪異

書如獲至寶極力傳寫初不知異聞之有錄也一日出示余

洞心駭目多聞所未聞者以半生經歷睹記而余得大嚼焉

饜飫飽矣使用志不一網羅山海之百珍畢陳其中不特染

指者之一快修二他日或有採證豈小補云乎哉因書

序之

紹之壬申辰中冬前

李發光書



